

起点中文网
www.cmlt.com

江山如画，美人如诗，
娉娉世界，步步生莲。

步步生莲

第八卷
三面埋伏 月关◎作品
BUBU SHENGLIAN





步步生莲

BU BU SHENGLIAN

月关 ©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步步生莲.8/月关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680-836-8

I.①步… II.①月…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8686 号

步步生莲

著者 月关
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70 印张 3500000 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80-836-8
定价 392.00 元 (十四册)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1 第一百七十五章 摊牌
- 12 第一百七十六章 巧遇
- 22 第一百七十七章 天下谁人不识君
- 34 第一百七十八章 无迹可寻
- 48 第一百七十九章 围城
- 60 第一百八十章 谈判
- 70 第一百八十一章 樱桃落尽春归去
- 80 第一百八十二章 纠葛
- 92 第一百八十三章 釜底抽薪难下手
- 102 第一百八十四章 疑云重重
- 114 第一百八十五章 三面埋伏
- 125 第一百八十六章 上京
- 136 第一百八十七章 当众调情

- 148 第一百八十八章 偷香窃玉
- 161 第一百八十九章 酒是短椽歌（哥）是桨
- 175 第一百九十章 女皇之怒
- 186 第一百九十一章 血腥玛丽
- 199 第一百九十二章 一夜又一夜
- 210 第一百九十三章 反守为攻
- 222 第一百九十四章 未雨绸缪
- 232 第一百九十五章 最后一班岗
- 248 第一百九十六章 明月夜
- 259 第一百九十七章 偷天
- 272 第一百九十八章 换日
- 285 第一百九十九章 独角戏

摊牌 第一百七十五章

兵贵神速，赵匡胤既然决定出兵，便立即动手绝不迟疑。次日，鸿胪寺信使便赶赴江南，第三日曹彬便轻骑上路，与侍卫马军都虞候李汉琼、判四方馆事田钦祚奔赴荆南。

按照赵匡胤的部署，此番灭唐之战出动四路大军共计十余万人，曹彬先赴荆南，调荆湖水军攻打池州以东长江南岸各处唐军要隘。赵光义率步骑日夜兼程赶赴和州，在采石矶与曹彬会合，强行渡江直取金陵。京师水军自汴水而下破冰入扬州，自扬州攻打润州。

耗费巨力破冰之后，河面一夜工夫也会重新冻结。但是好在船队虽然连绵数十里，却只有一支队伍，船只行过之后，河水再度冻结也无所谓。而且越往南去，冰面越薄，战船又轻巧，所以越往后来速度越快。

第四支队伍是吴越军。赵匡胤传旨，命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俶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率吴越军数万自杭州北上攻击常州，配合宋国水军夺取润州，会攻金陵。并派宋国大将丁德裕为吴越军前锋，实则为监军。同时又命黄州刺史王明率军攻打武昌，牵制西线唐军，防止他们东下赴援。

焦海涛得了圣旨，立即入宫去见李煜，怒气冲冲地谴责李煜目无君上，奉诏而不往；上国天使受人行刺、唐国保护不利；山河地理图不够详尽、敷衍了事等几桩罪责，宣布唐国无力回护上国天使，宋国即刻召回使团，措辞十分严厉。烟幕弹放完了，焦海涛拂袖而去，立即率领使团回国，走得飞快，片

刻也不停留。

李煜见赵匡胤措辞虽然严厉，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惩罚，不由暗自庆幸，连忙再度写下一封请罪书，诚惶诚恐地向赵匡胤请罪。并令人准备大量金银财帛、歌伎舞女，准备再用一份厚礼平息宋国之怒。

过了几日，汴梁马步军、水军同时上路，大军浩浩荡荡，统兵主帅正是开封府尹、权知江南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的晋王赵光义。马军、步军、水军齐齐出动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开封府，大街上人山人海，都来观看在御街誓师完毕整装南下的大军。

2 臊猪儿带着袖儿挤在汴河边上看着朝廷水军威武雄壮的样子心中不无赞叹。漕运四帮此番也出动了大批人手帮助，但使用的都是朝廷秘密建造的各种新式战舰。由于北人不擅划桨使船，所以朝廷战舰的动力系统大量采用了木轮桨。依据船只大小，有四轮、八轮、二十轮，甚至三十二轮的战舰，兵士以双脚踩踏使船前行，其速极快，犹如挂了巨帆。

“呀，果然是威武雄壮，大军出动，你站在一边看着那气势，都会觉得热血沸腾，要是身在其中，那更是可想而知了。难怪浩子对俺说，哪怕平常很斯文、很胆怯的人，到了两军阵前真刀真枪的时候，也会变得比谁都狠，几战下来，吃人肉都不带眨眼的。要是俺也当兵，你说能混个啥将军回来？”

袖儿嗤之以鼻：“你省省吧，话不会说，办事不会办，好心上门安慰人家吧，结果让人当成了狼心狗肺的混账东西，你还想当官？你上了战场，不让人当猪肉剁了就烧高香了。”

猪儿脸蛋一红，讪讪地道：“俺……俺又没劝过女人，怎么知道咋说她才不伤心？算了，不提她了，这女孩儿有点不知好歹，俺猪儿这样光明磊落的汉子，竟让她看成了那种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袖儿忍不住吃吃直笑：“那怪得了人家吗？你那话说的，换了我也要误会。”

两个人正往回走，就听前方有人说道：“近日这热闹还真多，前几天有个女人自己男人死了，就钉死了门窗，自闭房中绝食待死。今儿朝廷就发大军征讨唐国，啧啧啧，不知过两日还有什么热闹可看。”

“绝食殉夫？刚烈啊！朝廷知道了一定会旌表赞扬的。”

“人都死了，图那虚名儿有用吗？听说她还是个小美人儿呢，去年花魁大赛，那是叶榜状元，手里还掌着千金一笑楼中的女儿国，有花不尽的钱财，你说她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她要是招我入赘，怎么不强过那死鬼疼她怜她……”

“什么？”臊猪儿一听大吃一惊，一个箭步就蹿了过去，一把扯住那人的

衣领子吼道，“兄台留步！”

那人吓了一跳，双手虚张，色厉内荏地道：“怎么着，想打架不成？”

臊猪儿连忙放开手道：“兄台误会了，俺是想问，你刚才说那绝食为夫殉节的女人是谁？”

那人眨眨眼道：“听说是女儿国主林音韶，去年花魁大赛的叶榜状元。”

臊猪儿脸色大变，急忙问道：“已经死了吗？”

那人翻个白眼道：“我怎么晓得？有四五天了吧，不死应该也差不多了，兄台想去看看热闹？”

臊猪儿二话不说掉头就跑，袖儿听得清楚也不由暗暗吃惊，连忙追在他的身后。

臊猪儿气喘吁吁跑到杨府，杨府上下已经是树倒猢狲散，走得满院皆空。待他冲到后院时，就见老黑和张年儿坐在杨浩门口，身前一张案席，上边猪蹄膀、羊头肉堆了满桌，两人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张嘴油乎乎的，正吃得不亦乐乎。

两人是认得他的，一见他来，连忙跳将起来：“薛大爷，你来得正好，妙妙姑娘执意寻死，你看怎么办才好？”

臊猪儿怒道：“你们两个大男人，都制止不了她吗？”

二人无奈地道：“如何制止？妙妙姑娘已经钉死了门窗，我们兄弟俩要拆房子，妙妙姑娘就说我们要敢动一下，她就用剪刀自尽，那我们不是要摊上人命官司？”

臊猪儿暴跳如雷地吼道：“那你们在这儿吃的哪门子酒席？等着收尸等开心吗？”

张牛儿讪讪地道：“薛大爷这话儿说的，我们兄弟俩虽然是不入流的泼皮，却也懂得江湖道上，义字当先。杨大人去了，我们怎么也得为杨大人做点事呀，我们在这喝酒吃肉，是希望妙妙姑娘饿极了嗅到味道会忍不住走出来……”

袖儿问道：“那妙妙姑娘可曾走出来？”

老黑干笑道：“没有，前两日还说过话来着，这两天连话都不说了。”

臊猪儿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用手指了指桌子，又指了指旁边，朝两人一瞪眼。两人呆了一呆，这才明白过来，急忙把桌子抬起了一边，臊猪儿运足了丹田气，照着大门“咣”地一脚，不想那门上了门闩，又封了木板，这一脚竟未踹开。

臊猪儿掉头就跑，看得老黑和张牛儿莫名其妙。就见臊猪儿跑到院门口猛地一个转身，“呀”地一声大叫，助跑一阵，整个胖大的身子都飞了起来，

肩膀狠狠撞在大门上。只听“轰”的一声，门没撞开，倒把门轴撞断了，整扇门都往房里倒去。臊猪儿压着门板，结结实实地砸了进去。

张牛儿和老黑哑舌不已，随着袖儿一起冲了进去。房中看不见人，唯见帷幔低垂，掩住了床榻。臊猪儿爬起来冲过去一把掀开帷幔，只见妙妙一身缟素平躺榻上，脸色灰白静静不动，房中未燃火盆，冷得如同冰窖。再加上几日水米未进，眼见她只剩下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了，臊猪儿脸都吓白了。

“快快快，拿吃的来。”臊猪儿急得团团乱转。浩子就嘱咐他这么一件事，要是把人家姑娘活活饿死了，他这辈子也没脸去见自家兄弟了。

老黑和张牛儿动作倒快，二人飞奔出屋，片刻工夫就跑了回来，一个捧着壶酒，另一个拎着个肥肥胖胖的蹄膀。臊猪儿没好气地骂道：“你们两个简直比俺……比猪都蠢，她现在要是还能啃蹄膀，那还用救吗？”

袖儿一把推开他道：“你也强不到哪儿去。”她俯身探探妙妙鼻息，赶紧扯过棉被给她盖上，扭头吩咐道：“你们赶快生起火盆来，我下厨熬点粥来。”

粥熬好了，袖儿坐在床边，用汤匙舀了米粥轻轻为妙妙灌下。几勺米粥灌下，妙妙的睫毛忽地眨了几下，袖儿喜道：“她醒了，还有得救！”

不料妙妙意识刚刚有些清醒，便紧紧闭上了嘴巴，不肯再让她救治。袖儿苦劝半晌，妙妙才气若游丝地道：“袖儿……姑娘，多……承美意，求……你……成全了妙妙，让妙妙……为夫……全节吧……”

袖儿听着，忍不住鼻子一酸，眼泪汪汪地看向臊猪儿。臊猪儿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吹胡子瞪眼睛，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咬牙切齿，也不知道他在跟谁斗气。袖儿忍不住道：“师哥，你倒是想个办法出来啊，就这么……就真的让她活生生饿死？你们男人恁狠心……”

臊猪儿忽地跳将起来，大叫道：“不管了，不管了，这事儿没法管了。”

袖儿大怒，喝道：“你敢不管！”

臊猪儿撸胳膊挽袖子地道：“你们出去，全都出去，俺有办法劝得妙妙姑娘回心转意。”

老黑和张牛儿看他那架势，不禁讪讪地道：“薛大爷是要硬灌吗？要不要小的帮忙？”

臊猪儿瞪眼道：“灌什么灌，出去，都躲远点儿。袖儿，你也出去，俺对妙妙有话说。”

袖儿虽然同情心泛滥，可是自己的意中人要把自己赶走，跟一个姑娘说悄悄话儿她如何忍得，立时瞪起一双俏眼道：“我也听不得吗？”

猪儿支吾道：“这个……你……你还是出去吧……”

袖儿腾地一下跳了起来：“你说，我有什么事儿不为你着想，你说什么，我做什么，连我都得瞒着？好！好你个姓猪的薛良，你不让我听，本姑娘就不听。今天走出这个门儿，从此往后，你有什么话都不必对我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听了！”

袖儿说完拔腿就走，猪儿赶紧扯住她，苦笑道：“那……你留下也成，不过……不过你得答应俺，对谁都不能说。”

袖儿眸中露出欣喜的笑意，猪儿往昔的事她已经知道了，也隐约猜出猪儿对女子的冷淡和戒备是源于他曾经受过的欺骗。如今他肯向自己让步，自己在他心中显然已经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袖儿不禁欣然应道：“好！”

“对你爹也不许说。”

“不说。”

“对你娘也不许说。”

“不说！”

猪儿扭头看向好奇心大起的张牛儿和老黑，两人异口同声地道：“我们也不说。”

猪儿一点儿也不给他们面子，没好气地道：“不说也得出去！”

赶走了老黑和张牛儿，猪儿掩好房门，回到床前坐下，看看妙妙毫无血色的脸蛋，讷讷地道：“妙妙，浩子临走时特意把你托付给俺，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俺怎么对得起自家兄弟，你就吃一口吧。”

妙妙闭上眼睛不再说话，猪儿咬了咬牙，往门口看了看，压低嗓门道：“妙妙，浩子他……他其实并没有死，你千万不要想不开。”

妙妙霍地一下睁大眼睛，不错眼珠地看着他，嘴唇翕动，却说不出话来。

猪儿一拍大腿，便把杨浩假死脱身的计划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一旁袖儿已听得呆了，而平卧榻上的妙妙眸中先是露出惊喜的光芒，身子动了动，似乎想要坐起来，但是随即目光一黯，气色却更加难看了。

猪儿还道已摆平了此事，端着粥来喜滋滋地说道：“喏，俺现在都告诉你了，你可以放心了吧？”

一匙粥递到妙妙唇边，妙妙微微扭头，避开了去，幽幽地道：“薛大哥，你是说……大人他……他只是利用了妙妙，大人……大人根本不喜欢妙妙，是吗？”

猪儿一呆，僵在那儿言语不得。妙妙紧紧闭起了眼，泪水滚滚而下。

猪儿为难地道：“妙妙姑娘……”

妙妙面容惨淡地道：“薛大哥，你不用说了，妙妙好蠢，活着……就是一个笑话……”

猪儿急得一双大眼直晃荡，一旁袖儿突然说道：“不错，杨浩那头蠢猪就

是在利用你，所以煞费苦心地聘你过门儿，以便这万贯家产能落入你的手中。汴梁城中不知多少女子想被他这般利用，他一定是看你最笨，所以才选择了你。他一定是根本看不上你，所以虽聘你过门儿，却未与你圆房，留你一个处子之身以待再嫁。他若不是对你无情无义，怎么会托付我师哥这么一个笨家伙来照料你呢……”

妙妙听在耳中，目光渐渐又亮了起来。

猪儿一开始听着不像话，渐渐品出味道来，不禁眉开眼笑，赞赏地瞟了眼袖儿，这才对妙妙道：“妙妙姑娘，猪儿实未想到你对浩子竟是这般情深意重，像你这样的好女子，他也忍心负你的话，那连俺薛良都看不过眼。

“浩子其实是喜欢你的，要不然他死就死去，何必一定要为你安排好出路？他这人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做事总是这么不着调儿，一直都这样，俺都习惯了。咳咳……不过你尽管放心，人心都是肉长的，如今这情形，俺无论如何都得帮你。俺是他兄弟，俺的话，他不能不听，你那一声大伯，俺绝不会让你白叫的……”

妙妙目光微微闪烁了一下，轻轻摇头道：“不……大人……有大人的苦衷，大哥你莫要强迫他，妙妙……妙妙知道大人无恙……也就安心了。妙妙……一介奴婢出身，本就配不上大人，从此……不会痴心妄想了。大人既然健在，那女儿国就还是大人的，妙妙会好好打理，打理一生……一世……早晚把它……完璧……归杨……”

猪儿感动地道：“妙妙姑娘，你……你……”

妙妙转向袖儿，粲然一笑：“袖儿姐姐，我……我好饿，想吃点东西……”

待张牛儿从女儿国调来几个姑娘照料妙妙之后，猪儿见一切已安排妥当，这才与袖儿告辞回去。走在路上，猪儿还咂巴着嘴儿不住地赞叹：“多好的姑娘啊！唉，小小年纪，冰清玉洁，浩子不知烧了几辈子高香，才摊上这么个好姑娘。人家姑娘懂事着呢，你瞧瞧，一点儿也不怨他，不缠着他，也不占他的财产，这么老实厚道，浩子真是造孽呀……”

袖儿掩着口偷笑，猪儿瞪她一眼道：“你笑什么，俺说的不对？”

袖儿笑盈盈地道：“你说的都对，什么一往情深啊、冰清玉洁啊……不过呢，要说她老实，我看未必。”

猪儿不服气地道：“妙妙姑娘怎么就不乖巧了？”

袖儿撇嘴道：“妙妙姑娘说不会计较这段姻缘了，你怎么说？”

猪儿瞪眼道：“那怎么成？这样的好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浩子这事办得可不地道，俺要不插一手，天公都得拿雷劈俺。过些天俺就找他去，这事，俺管了。他要是还认俺这个兄弟，那他就得把妙妙姑娘真正娶过门儿，要不

然，俺绝不与他善罢甘休！”

袖儿咯咯笑道：“着哇，有你这位义薄云天的大伯替她出头，妙妙当然可以老实乖巧了。不然你要她怎么办？一个女孩儿家，难道巴巴地去央杨浩娶她过门儿吗？杨浩心中本来就对她在意得很，要不然也用不着这么煞费苦心地为她安排出路了。如今她为杨浩付出这么多，又有你撑腰，杨浩得知情形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瞧那小嘴儿多甜，话说得多好哇，‘大人既然健在，那女儿国就还是大人的，妙妙会好好打理，打理一生一世，早晚把它完璧归杨’。啧啧，人家都这么说了，姓杨的他好意思不露面？女儿国是个死物，一生一世候在这儿的可是一个活人，你家兄弟好意思装聋作哑，完璧归杨……嘻嘻，也不知那完璧归杨的是说那女儿国呢，还是说她自己……”

猪儿目瞪口呆，半晌才惊叹道：“俺的那个娘哨，都饿得半死不活了，还有这么多花花肠子呐？这心眼儿多的……俺家兄弟可真惨，家里头连一盏省油的灯都没有。袖儿，你……你将来可别学他们家的女人啊！俺心眼实，你要是跟俺玩心眼儿，俺让你当猪卖了，都得傻兮兮地笑着帮你数钱呢……”

袖儿不屑地道：“嘿，我倒是想把你卖了，可是谁肯买啊？就你这样的，倒搭钱都……”

袖儿突然双眼一亮，一把扯住他的衣袖道：“你方才说什么？你说……你说要我别学你兄弟家的女人是不是？是不是？”

猪儿自知失言，登时臊得满脸通红，他一把夺回袖子便逃之夭夭。袖儿又笑又叫：“你亲口答应的，绝不可以反悔，要不然……要不然我也绝食给你看。喂，你不要逃！”

守得云开见月明，榆木疙瘩开了窍啊，袖儿喜笑颜开地向猪儿追去：“本姑娘是女人，怎么也要矜持点嘛，如今可是你自己开的口。哼哼，这一生一世，还想逃出老娘的五指山么……”

长江南岸，湖口。

此地驻扎着十万大军，原统军节度使就是唐国第一虎将林仁肇。自林仁肇被杀，军中士气一蹶不振，每日巡弋江防的士兵也是懒洋洋的。这可怪不得他们，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力主战的林大将军被杀了，国主带头宣扬宋国不可敌的主张，士兵们还有什么精神？

巡弋江防的士兵正应付着差使，忽然见一支舰队自上游驶来，船头高挂着宋字大旗。巡弋舰立即驶回大营，落帆闭寨。宋军荆湖水师每日也要例行巡江的，双方以长江中线为国界，各巡一方，一向相安无事。不过自从林

仁肇身死，每逢宋人巡江，唐国水师都要回避一下，免得被那嚣张的宋军水师士兵挑衅。今日他们也以为是宋国水师照例巡江，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今天有些与往日不同。

这支水师舰队实在是太庞大了，没有一个国家会这么烧包，日常巡江会派出这么庞大的一支舰队。檣桅林立，巨帆蔽空，舰队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从唐国湖口水师面前大摇大摆地驶了过去。

如果林仁肇在这里，见此异状必然能判断出真相，当机立断下令出兵了。宋军水师摆了一字长蛇阵，唐军占据地利，只要突出奇兵从中截断，这支宋军水师必然被硬生生截断，首尾不得兼顾。然而……此时的唐国将领只想息事宁人，得罪宋人……那是要喝毒酒的……

宋国水师浩浩荡荡而下，唐国长江防线的最前沿阵地湖口，未发一矢便被宋国水师“突破”了。

随后，池州一线也发现了宋军。池州守将戈彦闻讯立即大开城门，牵牛赶猪地去犒劳宋军。自唐国向宋称臣以来，池州守将一直就是这么干的，慰劳上国大军，原也合情合理。只是……往常宋军收了酒肉就会高高兴兴地离去，而这一次他们却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瞧那架势就像一群饿极了的难民，不止要吃猪牛，连人都要吃。

戈彦大吃一惊，在扈兵的拼命搏杀下，戈彦只身逃出。待他逃到远处勒马扭头回望时，只见池州城头飘扬着的已然换了宋国大旗。

不宣而战、闪电战、突袭战，接踵而至。断邦交、递战书、约战期、堂堂正正而战的臭规矩，从春秋时期就已经失传了，兵不厌诈才是王道。

此时，唐国准备了贡帛二十万匹，金银二百万两，美女歌伎五百人，正准备送往开封作为谢罪之礼。

此时，李煜正在伤心落泪。

唐国在开封的细作正在日夜兼程地赶回来，但是宋军的行动实在是太迅速了，南征已做了多年准备，计划详尽，战令初下，为配合闪电战术的顺利实施，各地关卡要隘便尽皆封闭，他们只能翻山越岭抄小路往回赶，到现在还没赶到长江边上。而被袭击的地方败得也实在太快了，残兵败将们此时惊魂未定，刚刚派出快马向金陵示警，他们还在路上。

李煜还不知道战火燃起，他的伤心不是因为宋人背信弃义，而是为了他的兄弟媳妇。

原郑王、今楚国公李从善的夫人死了。

这位楚国公夫人本来就体弱多病，丈夫被软禁于汴梁之后，她忧心忡忡，常常以泪洗面，哀告于李煜，李煜也束手无策，后来干脆不肯见她。楚国

公夫人悲愤交加，病情愈加严重，竟一命呜呼。

消息报进宫来，李煜闻之大恸，自觉有愧于这对夫妻，他挥泪泼墨，泣声吟道：“……昔时之壮也，情盘乐恣，欢赏忘劳。悄心志于金石，泥花月于诗骚。轻五陵之得侣，陋三秦之选曹……枪家艰难之如毁，紫离绪之郁胸。於戏！噫！噫！”

李煜刚“噫”了两声，枢密院承旨兼沿江巡检卢绛便一个箭步蹿进大殿，慌慌张张扑倒在地，放声大喊道：“国主、国主，宋人不宣而战，湖口已破、池州陷落，北、西、南三面已是处处烽烟，国主，速召文武，商量对策啊！”

李煜脸上泪痕未干，呆呆站立半晌，手中的“善琰湖笔”吧嗒一声落在那滑如春冰密如细茧的“澄心堂纸”上，把刚刚写就的一首声情并茂的好词涂污了。

他痴痴地问道：“卢爱卿，你……你说什么？”

“水月，你也喜欢他吗？”静心庵庵主宝月住持向一旁的静水月问道。水月涨红了脸，瞄了壁宿一眼，局促地低下头不语。

宝月老尼叹了口气，爱怜地道：“水月啊，你是贫尼的徒弟。这些年来，名为师徒，情同母女，贫尼看得出来，你虽口不能言，却是多情种子，终非我佛门中人。唉……”

她望向壁宿，肃容道：“其实这些日子以来，你与水月偷偷往来，贫尼并非不知，暗中窥看，你对水月还算守礼，不是一个只为贪恋她姿色，花言巧语、不怀好意的登徒子。如果你真的喜欢她，那……贫尼今日就把她交给你了，你能保证怜她爱她，一生一世，绝不相负吗？”

壁宿大喜，正容说道：“庵主请放心，壁宿对水月是真心实意的，这一生敬她爱她，绝不相负。小子若有半句虚言，死后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宝月叹息道：“罢了。水月啊，从今日起，你就不再是我佛门中人了。你……你这就换下僧衣，随他……去吧……”

水月突然屈膝跪倒，向宝月老尼郑重地叩了三个头，抬起头来时，已是泪流满面……

壁宿换了俗家衣服，又戴了帽子掩饰光头，领着挎着个小包袱的静水月，就像拐带了人家小媳妇似的，鬼鬼祟祟钻进乌泥巷。

杨浩一见他便道：“壁宿，你泄露行踪了吗？我发现今日街巷上兵士骤然增多，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壁宿道：“大人不必担心，金陵城中兵士密布，却不是冲着咱们来的，而

是……宋国出兵讨伐唐国了。”

杨浩脸色一变，失声道：“这么快？”

壁宿道：“是啊，今日出了好多大事，李煜恢复帝位，复称皇帝了。”

“嗯？恢复帝王称号？”

“不错，今日李煜开大朝会，召集文武百官，俱都官升一级，复了原职。各有司衙门也都改回了称呼，李煜脱了紫衣，重又披上龙袍，口口声声自称朕了。李煜说他向宋称臣，本来是不想宋人来攻，宋人既然已经来了，他复了帝王，以九五至尊的身份，才好号召江南一十九州，对抗宋国皇帝。”

“你怎打听得这般详细？”

壁宿干笑道：“当然详细，李煜复登帝王时，召开大朝会，把我这小师傅也请了去，披着大红袈裟站在金殿上，大概他是希望我的佛光普照、佛祖能保佑他吧。”

壁宿摸摸光头，又道：“我瞧情形不妙，一离开金殿，就赶紧去接水月了。大人，咱们得马上离开，要不然李煜还得找我，瞧他那模样，似乎相信我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似的，要是唐兵吃了败仗，没准儿他能把我打发上沙场。再者说，宋军此次气势汹汹，数路大军直扑过来，一旦形成合围，咱们想走也走不了啦。”

杨浩蹙眉道：“不要急，总得先弄清楚宋军的来路再走吧，免得咱们一头撞进他们的主战场，那时才是真的走不脱了。曹彬和潘美是分头领兵的么，如今各自在何处？”

壁宿一呆：“潘美？潘美没来啊。”

杨浩大吃一惊，失声道：“你说什么，那谁人领兵？”

壁宿说道：“统兵主帅是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副帅是枢密使曹彬，东路军主帅是宋国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这几路兵马之中并没有潘美啊。”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杨浩失魂落魄，喃喃自语。他记不清宋伐南唐是哪一年，但是两位主帅他是记得的，如果赵光义曾伐南唐，这么一个大人物，他绝不可能不记得，然而……然而现在壁宿从唐国朝廷上得到的确切消息却是……赵光义为主帅、曹彬为副帅。

怎么会这样？

历史，已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吗？他本来以为自己掌握了历史的大势，然而作为一个穿越者，他这唯一的优势从这一刻起也丧失殆尽了。

他改变了历史，代价就是他彻底融入了这条历史长河。这河流的走向，

他再也不能用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去俯瞰了。未来还原了未来的本质，那就是未知，天下已向自己不可预料的方向走去……

子渝！如果她知道了这个消息，她会怎么想？我真蠢呐，扮神棍就该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嘛，我干吗要说得那么明确，这一下她还会相信我的话吗？她会放弃努力回去西北吗？子渝现在会怎么样？

慢着……

杨浩定了定神，复又想到：“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如果说历史从现在开始已不是我记忆中的历史，那么……府谷折家的出路在哪里？凭什么我认为的就是对的，我给她的忠告，真的是忠告吗？”

杨浩心乱如麻，完全理不清头绪了。

壁宿奇怪地道：“大人，你在想什么？咱们得赶快走路，再要迟了，城池都封了，咱们就出不去了。”

杨浩一惊，赶紧放下心事，说道：“你先说说，宋军主攻的方向在哪里，咱们从他们的缝隙中穿过去，跳出这个战场。”

壁宿努力地思索了一番朝堂上听来的消息，说道：“曹彬率荆湖水师没损一兵一将突破湖口十万唐军的驻地，刚刚攻占了池西峡口寨，杀守军八百人，如今正向铜陵进发；赵光义率步骑正日夜兼程向南赶来；东边吴越王钱俶也出了兵，暂时还无具体消息。”

杨浩略一思索，说道：“好险，幸好你得李煜赏识，咱们能这么快掌握消息，要不然数路大军一旦合围，咱们困在这江东，真个是插翅难飞了。事不宜迟，咱们马上上路，仍自采石矶出去，抢在宋军合围之前，跳出他们的包围圈。”

此番西行是早已做了准备的，不费什么工夫，片刻时间早已备好的船儿便驶到了乌泥巷外的秦淮河岸。杨浩一行人轻车简从，登船而去。

乌泥巷，一幢雅致的庭院内，一个轻袍汉子匆匆赶入，闯进花厅禀道：“大公子，他们离开了。”

崔大郎若有所思地放下酒杯，淡淡一笑，吩咐道：“好，咱们跟上去，待我弄清楚他的目的，再做打算！”

杨浩急急驶船离城之后，不到一个时辰，金陵城便开始限制出入了。

杨浩从壁宿所述的宋军进攻路线分析，宋军是从北、东、西三个方向水陆并进，最终合围目标就是金陵。他想把家眷安全带出江南，务必得在三路大军会合形成铁桶阵之前渡过大江，所以急急而行，一出城就上了陆路，以车马直趋采石矶。这个地方他曾经在皇甫继勋陪同下游览过，当地的码头原无驻军，且与荆湖通商往来密切，只要他能抢在唐国江防封锁整条水路前赶到那里，就能安然离开。

天下已经开始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宋国还是对唐国发动了战争，这是必然的，然而统兵的主帅却换了人，时势能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两者本就是互相作用的。赵光义统兵前来，到底意味着什么，未来的时势会做怎样的改变？

杨浩惶惑莫名，越往采石矶靠近，往来的大队马兵越多，难民亦不绝于途。杨浩一行人反其道而行，与那些难民逃往金陵的方向背道而驰，这就有些碍眼，所以他只能选择一些大军调动不会选择的小路前行。这一来，绕来绕去就耽搁了时间，待他赶到采石矶时，采石矶上战旗如云，兵甲森立，已经无路可行了。

曹彬的攻势实在迅速，他突破湖口、破峡口寨，水师大军浩浩荡荡直趋铜陵。唐国铜陵守将胡正得了消息并不畏惧，曹彬所领荆湖水军的战斗力远不能同唐国精锐相比，如果不是湖口守将犯了糊涂，他的大军根本别想安